

历史上的“昭君出塞”真的没那么传奇

“昭君出塞”其时匈奴经历了“五单于争立”的窝里斗,国力早已江河日下;而汉元帝坐享“昭宣中兴”之成果,建昭三年(前36年)在西域又灭了郅支单于,朝野集体牛哄哄的,呼韩邪却是抱着“且喜且惧”的心态来的,哪有和亲的必要? 然则王昭君的故事还是名动青史,成了传奇,这又是何为?

寻常赐婚 一点儿也不传奇

一个被打服了的匈奴首领,到宗主国朝谒,好吃好喝,全程买单不说,汉元帝的各种赏赐也让他跪了。呼韩邪单于眼泪哗哗的,心里说,陛下对我这么好,这辈子给您当儿子是不成了,请您同意我给您当女婿吧,“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”。汉元帝舍不得自己的女儿,其他女子他是舍得,于是乎后宫一位姓王的良家子远嫁了番邦。《汉书》记载的“昭君出塞”背景,大抵如此。传奇不? 一点儿也不,寻常赐婚罢了,连和亲都不像。

历史上的和亲,通常带有一定的屈辱感,用女人换和平,即意味着真刀真枪干不过人家,说起来也是没脸。“昭君出塞”则不同,其时匈奴经历了“五单于争立”的窝里斗,国力早已江河日下;而汉元帝坐享“昭宣中兴”之成果,建昭三年(前36年)在西域又灭了郅支单于,朝野集体牛哄哄的,呼韩邪却是抱着“且喜且惧”的心态来的,哪有和亲的必要? 然则王昭君的故事还是名动青史,成了传奇,这又是何为?

心生悲怨犹可信 画工所误实无稽

如果正本清源的话,也不难解释。史家虚构,一也。有人总结为“心生‘悲怨’犹可信,画工所误实无稽”。心生“悲怨”说,出自《后汉书·南匈奴传》,大意是说,王昭君入宫多年,见不到皇帝,心里有气很不爽,听说朝廷“招聘”外嫁女,就毅然决然应聘了。

前半段是可信的,后边纯属写小说编故事。

画工所误说,出自《西京杂记》,虚构了画师毛延寿一角,把汉元帝画得一塌糊涂,“后宫既多,不得常见。乃令画工图其形,按图召幸之”。宫女们为了出人头地,纷纷贿赂画工,独王昭君不肯,结果别人画像都很美,都被皇帝临幸了,没王昭君什么事。然后故事就顺溜了,呼韩邪过来讨老婆,汉元帝按图索骥,选了画得不好看的宫女,送行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劲,又不能反悔,肠子都青了,回来就拿毛延寿等人开刀,致使“京师画工,于是差希。”

实际上,汉元帝龙体一直欠安,年轻的时候就不好,有个外戚叫张博,写信给朋友说:“陛下春秋未满四十,发齿堕落”。想想

看,身体这么差劲,女色上如果不加节制,那还了得? 性格上,他“柔仁好儒”,当皇帝也许不称职,当丈夫还是不错的,体现在用情上,比较专一,平生喜欢的女子屈指可数。

王昭君出嫁,是竟宁元年(前33年)正月。五月,汉元帝病逝了。由此可见,作为普通官女的她,见不到皇帝也属正常,跟画工没关系,更不会自愿请行,朝廷“外交”事务传达不到她这一级。合理的推测是,因为她姓王,勉强可与皇后王政君连宗,身份可以尊贵一些,所以选择了她。

文学家宣泄情感,二也。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蔡邕。

蔡邕反对“和亲”,汉元帝,才子皇帝一枚,《汉书》赞他“多才艺,善史书。鼓琴瑟,吹洞箫,自度曲,被歌声,分判节度,穷极幼妙。”活脱脱李后主前世啊! 蔡邕著《琴操》,焉能不加收录? 才子得有佳人配,为了对王昭君错过帝王面表示遗憾,虚构其高超琴技,一曲《琵琶怨》,大雁落平沙,很有些蔡文姬的影子,于是王昭君有了“落雁”之雅称,跻身古代四大美女之列。



与其说是传奇 不如说是个人悲剧

所谓的传奇,至此完全定格。

搞清楚了这些,我们会发现,“昭君出塞”,真的没那么传奇,也不像后世所宣扬的“鸣镝无声五十年”那么玄乎的承载,作用其实有限。也许汉元帝当初有这方面的期许,如封其“宁胡阏氏”,改元“竟宁”等等,可是现实政治又岂是一位小女子所能左右的? 没有王昭君的牺牲,匈奴大概也成不了气候;王莽代汉时,不过才过去40年,匈奴印玺一改,仍然箭拔弩张。

昭君出塞,与其说是传奇,倒不如说是王昭君个人的悲剧,正如蔡邕操刀的《怨词》写的那样,“离宫绝旷,身体摧藏,志念没沉,不得颀颀。”何其悲怆也! 她与呼韩邪仅仅生活了三年,呼韩邪就呜呼了,她就上疏汉成帝,要求回家,汉成帝的回复异常冰冷,《后汉书·南匈奴列传》载曰:“成帝敕令从胡俗。”什么叫“胡俗”? 也就是“父死,妻其后母;兄弟死,尽妻其妻。”皇帝有令,王昭君没辙,只得含羞忍辱改嫁呼韩邪长子雕陶莫皋,共同生活十一载。

鸿嘉元年(前20年),雕陶莫皋过世,此时王昭君约莫三十三岁,一代佳人,风华正茂,却已然没了生念。后五年,有说她再嫁新单于,有说她服毒而死,均无确凿史料支撑,郁郁而终倒是可能的。

据《北京晨报》



“晚清文衡 北大先导” 陆发春对孙家鼐提出新评价

7月26日,寿县双桥镇孙氏宗祠正厅孙家鼐纪念馆铜像壁墙上方,新添了一块紫红衬金的匾匾,正中“晚清文衡 北大先导”八个大字,为北大七七级校友、美学名家陈祥明教授手书;该匾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国学班蒋正涛、蔡林、张罗等安徽全体同学恭献,北京大学安徽校友会秦德文、蔡木森会长为之揭幕。为什么不用“一代帝师”旧称,“晚清文衡 北大先导”有何新意? 25日下午在北大中文系国学班国学研修会上,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导陆发春,以他给孙氏宗祠匾额的题句为讲座主题,佐以翔实的历史资料,说明北大先贤孙家鼐,长期执柄晚清文事,“文衡”之敬称,也是孙

家鼐去世后第二天清廷上谕中给予的评价;孙家鼐去世后,清廷加恩,入祀京城贤良祠,谥号“文正”,是有清一代第八个也是晚清最后一位文正公。

陆教授又由自己所搜集世人较少注意的原清官档案之《工部尚书孙家鼐奏为遵筹京师建立大学堂情形及请拨款开办事》折,即1896年孙家鼐以工部尚书兼管理官书局任上上奏折,条缕析,作翔实阐释。他认为,在今人关于晚清孙家鼐一生重要事功评价和“孙家鼐与北京大学关系”论说中,称谓孙家鼐是“晚清文衡 北大先导”,可能是最妥帖的。